



在农村不少地方，晚辈给长辈磕头的传统仍在坚守。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老传统，是退还是守？ 转遍全村磕几百个头

本报记者 周锦江

“男儿膝下有黄金”、“闺女头贵如金”……这样的老话在民间依然流传。在潍坊仍有不少区县依然保留着按辈分给长辈磕头的传统。

在乡间，头还要不要磕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磕头越来越没劲了，咱不磕了吧。”每年总有年轻人喊出这样的想法，而有些人却在坚守着这个传统。

庄杰是潍坊昌邑市围子镇宋庄人，在外从事营销类工作，40岁的他腊月二十四就回到了家里准备过年。在当地他算是少有的“游子”，在磕头这个事上，他也不能免“俗”。

初一大早五点半大家都开始集结，大约6点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拜年。和同辈兄弟们一起，走进长辈们居住的院子，推开大门，进入客厅。面对正北悬挂的族谱挂帘，庄杰屈膝下跪，口里喊着对长辈的称呼。同时将头低垂接近地面，等站在对面的长辈张开双臂将排在前面的人扶起，并分发一些糖果、瓜子或者香烟之后，整套磕头的程序就算完成。

由于这个村的所有庄姓都属于同一个祖先，历年来，所有庄姓的人磕头都要转遍全村，往往转一圈下来，要下跪几百次，从早上5点多开始一直到上

午9点，用时三个多小时。

按照村里的习俗，磕头是根据辈分来的，即便你年龄很大，那也得下跪，而且在有生之年，只要还能走动，就不能停止。接受了新思想的年轻一代，却逐渐对这种古老的仪式产生厌烦，并开始带头抵制。

庄杰则认为，不仅在城市，在乡间，人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小心翼翼。而每年春节的时候，大家会抛下各种罅隙，以过年为名，互送祝福。这样的功用，仍然像一份契约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小剧种抻腔的现代命运： 剧团复建后仅维系三年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卫建

农历大年初四下午，一场由村民自发组织的演出在博兴县吕艺镇高渡村村两委大院门口热闹开场，数百名看节目的村民将简易舞台围得水泄不通。

高渡村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抻腔的发源地，可现在台上演唱的是京剧和吕剧。村民张金凤是抻腔第七代传人之一，村民们对她竖起大拇指连称“这才是角儿！”可这天她演唱的也不是抻腔。

抻腔约诞生于清朝嘉庆年间，距

今已有200余年历史，抻腔曲调抑扬顿挫，演唱时真假嗓音混合，因此这种唱腔就被叫做“抻腔”。

1998年，抻腔第六代传人张守磊退休回到村里，为了抢救发掘到了失传边缘的抻腔艺术，他准备在村里恢复抻腔剧团。张金凤和另外几名村民就是那时加入剧团，成了抻腔第七代传人。

“2000年春节，新成立的高渡村抻腔剧团在村里首次演出，全村男女老少都来看戏，那种场面我一辈子都忘

不了。”张金凤说。

抻腔在高渡村沉寂了三十年，在众人的努力下终于重见天日，但在维持三年后，又重归寂静。

“抻腔唱腔虽然抑扬顿挫，但伴奏乐器缺乏，没有弦乐，只有锣鼓等，除了本村和附近的几个村庄，喜欢的人不是很多。没有市场、缺乏观众，导致没有收入，随着老艺人年龄的逐渐增大，年轻一些的逐渐失去了耐心，高渡村抻腔剧团在成立三年后解散，之后再也没演出过。”张金凤说。

齐鲁晚报 A13

2013年2月16日 星期六
编辑：高扩 美编：石岩 组版：韩舟



御饕
细品老味道



赵梓旭(左)和赵梓光，不满1岁，他们在襁褓里对着镜头微笑。春节期间，两个宝宝得到了很多礼物，全家人都期盼着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米莎，23岁，哈萨克斯坦人。腊月二十三，在青岛一剧院后台，他刚刚演完魔术舞蹈剧《梦归琴岛》，这是他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他很期待。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2013 癸巳年



格力电器恭祝全省人民
新春愉快 合家欢乐

